

Dave Mathewson 博士，诠释学，第 8 讲，伽达默尔和布尔特曼

© 2024 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上一次会议我们通过观察启蒙运动时期的几个人，从弗朗西斯·培根到施莱尔马赫，讨论了对诠释学和解释学的一些影响，以及他们对诠释学的贡献和对思维的贡献。我们看到，我们对诠释学的许多思考不仅受到圣经解释者的影响，而且更广泛地受到关于理解和认识的思考方法的影响。我们考虑了其中一些人的遗产及其对现代诠释学、甚至圣经研究的贡献。

我想做的是跳到20世纪，考察一些20世纪甚至21世纪的人，但考察少数影响了我们对诠释学理解的个人。第一个人也许比任何其他对我们理解诠释学的一些解释的影响更大。此人是一位德国哲学家，名叫汉斯·古尔格·伽达默尔，生活于1900年至2002年。

当你聆听这些思想家的一些日期时，你会发现他们大多数人的寿命有多长，这很有趣。我想这个教训是成为一名诠释学思想家或哲学家，你就可以保证长寿。显然这可能不是真的，但有趣的是他们中有多少人活到了80多岁甚至90多岁，对于汉斯·古尔格·伽达默尔来说甚至更长。

但这位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引入了通常被称为新诠释学的东西。伽达默尔最著名的阐明其立场的著作是一部被翻译成英文、标题为《真理与方法》的著作。在这本书中，伽达默尔发展了他对哲学解释学的理解。

有时你会听到哲学解释学这个术语。人们经常看到伽达默尔的著作《真理与方法》以及他对诠释学理解的发展。伽达默尔还通过人类推理和理性思维对科学方法和对客观真理知识的追求做出反应。

他所说的理解远远大于仅仅通过科学实验获得的客观真理。相反，伽达默尔对之前的尝试做出了反应，然后将理解视为简单的科学技术和科学方法的结果，或者将解释学视为一个主体，一个解释主体，为了我们对圣经文本的目的，它支配着一个对象。主体支配客体，使主体掌握客体并分析客体，从而掌握客体。

这就是伽达默尔的反应。同样重要的是要补充一点，对于伽达默尔来说，解释学，我们开始看到解释学不仅仅是理解文本，而且对他来说，它是在圣经文本之下，对我们来说，它是理解生活。对他来说，诠释学涵盖了生活的全部。

它是跨学科的，我们会看到许多思想家开始成为跨学科的。因此，对他来说，我们并不主宰文本，但根据伽达默尔的说法，文本也主宰我们。伽达默尔说，他所做的是，我们如此纠缠和陷入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以至于每当我们试图理解某些事物，每当我们试图理解其他事物，我们的兴趣，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处境在生活中，我们的偏见、倾向都会影响我们的理解。

但他也认为它们在某些方面也是必要的。与洛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约翰·洛克说，我们可以用一块空白的石板来处理某些事物，等待外部世界的感官印象来书写。伽达默尔说不，我们如此陷入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环境，我们如此陷入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的倾向、我们的偏见，这些必然影响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

但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某些东西，这是必要的。再说一遍，如果一个人头脑一片空白，我们怎么能理解某件事呢？离开了理解的范畴，离开了先前的理解，我们怎么能希望掌握或理解任何事物呢？因此，对于伽达默尔来说，预先的理解以及我们与自己的利益、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自己的生活处境纠缠在这个世界上的事实是必要的。因此，客观、中立的观察者或解释者并不存在。

我们并不是以超然的观察者的身份来体验事物。我不是作为某个孤立的、超然的观察者、一个主体来观察它、掌握它并以纯粹客观的方式理解它。相反，我对此的理解受到我自己的兴趣、我自己的信仰、我自己的倾向和预设、我自己的偏见的影响。

所有这些都影响我对此的理解。但同样，这对伽达默尔来说是一件好事，而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因此，伽达默尔的理解过程远比作为中立、超然的观察者来理解事物要动态得多。

他如何理解他对解释学的解决方案，以及他对我们带着所有偏见、预设、兴趣和信仰来到文本这一事实的解决方案，解决方案是我们实际上与文本本身进行对话。我们开始与我们试图理解的事物进行对话。因此，我们把所有的包袱、所有的背景和预设都带到了我们试图理解的对象上，但我们与它进行了对话。

我们开始与我们试图理解的事物进行对话。因此，解释的过程比仅仅一些客观的观察者坐下来吸收数据要动态得多。然后，根据伽达默尔对诠释学的理解，他将解释学视为一种与人们试图理解的对话或对话，伽达默尔拥护这种视域融合的想法。

这是他众所周知的事情之一。事实上，口译员到达文本或到达需要理解的东西，口译员来自他或她自己的处境。他们从自己的假设、预设、信念开始。

他们来了，他们首先假设他们希望在文本中找到什么。然后他们与文本进行对话，有点与文本的互惠互利。这样他们对文本中希望找到的内容的期望可能会得到肯定，或者可能需要修改。

他们的期望可能会落空。反过来，文本，伽达默尔再次将其理解为一种来回对话。所以我带着我的理解、我的背景、我对我希望找到的东西的假设而来。

例如，我通过阅读文本发现这些假设在文本中得到了证实或挫败。反过来，文本本身也对解释者提出了质疑。文本，当我阅读文本时，它开始扩大我的理解。

它开始扩大我期望找到的东西。然后重点是修改我们的假设和我们对文本提出的问题。所以，我再次来到文本，提出我的问题、我的假设，然后文本本身挑战或确认这些，并促使我修改我的理解，我对文本提出的问题类型。

因此，伽达默尔的目标是实现他所说的视界融合。文本的视界和解释者的视界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文本和解释者之间的相互同意、相互理解、共同理解。因此，当我扩大自己的思维视野时，我也从自己的处境和历史角度扩大了文本的视野。

同样，文本从它的世界和角度扩大了我的视野和理解。它揭示了一些新的东西。它揭示了一些对我的理解具有挑战性的事情。

但重要的是要理解，对于伽达默尔来说，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过程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文本的正确的最终解释，或者来自文本的特定的单一正确含义。相反，结果只是开辟了可能性，扩大了双方的视野，使他们建立了某种相互关系。因此，伽达默尔并不是说，视界以某种方式融合成正确的含义，即对文本真正含义的正确理解。

因此，对于伽达默尔来说，他再次倡导所谓的对话解释学，即解释者与文本进行对话。因此，看待伽达默尔的贡献的一种方法是既关注对解释学的贡献，又关注他的方法提出的一些问题。例如，就贡献而言，我认为伽达默尔再次深刻

地提醒我们，不存在客观、中立的观察者和解释者这样的东西，我们可以以一种完全公正的方式处理圣经文本，不受任何偏见的影响。我们的背景、我们的神学信仰、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观点等等。

没有人可以作为中立的观察者来看待文本。但这些东西不可避免地反映并且有时阻碍我们对文本的理解。不存在纯粹的归纳文本方法，我们只是简单地吸收数据并以中立的方式观察某些事物。

但相反，我们会受到我们给文本带来的影响。这必然会影响我们看待它的方式。我认为在某些方面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

如果我们没有任何先验知识，如果我们没有任何先验经验，如果我们没有任何先验类别来帮助我们感知它，我们怎么能希望理解诸如文本之类的东西呢？因此，伽达默尔的贡献之一就是进一步将我们的注意力从神话般的、中立的、完全中立的、公正的观察者身上转移开，等待着吸收数据并以客观、中立的方式理解它。其次，伽达默尔很有帮助地强调，解释在某些方面是一种对话。

解释是一种对话，使我们能够接受挑战。它使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受到挑战。它使我们自己的视野和理解受到挑战和改变。

所以这个含义常常令人惊讶。意义常常会挑战我们自己的理解以及我们对文本的预先理解。同样，伽达默尔并没有必要说，因此，文本具有优先性，解释者可以得出文本的正确含义。

但与此同时，我认为他有助于强调解释的对话性质。不仅仅是我作为一个客观观察者掌握了一个物体。相反，我们带着我们的问题和假设以及我们期望找到的内容来阅读文本。

文本也挑战这一点，可以推翻它，可以挑战和改变它。因此，有时意义会令人惊讶，并挑战我们对文本中内容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与此相关的是，我认为第三个贡献是解释不是一次性事件。

有时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经常会带来新的见解。我们不解释文本。我不会打开《耶利米书》第 31 章并阅读它并得出正确的含义，然后我就完成了。

并且没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没有更多的解释可以发生。但相反，伽达默尔提醒我们，有时解释不是一次性事件，而是经常持续进行，并且随着我们的理解受到文本的挑战，不断为文本开辟新的见解。

但与此同时，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方法也提出了一些问题。例如，我再次不希望立即回答两个问题，而只是从伽达默尔的思想中提出。第一，理解有限制吗？当我与文本对话时，我对文本的理解是否受到限制？即使当你谈论视界的融合

时，这些视界的融合方式是否有限制？我对另一篇文章的理解是否有限制？第二，对话是否是一个恶性循环？我的意思是，对话是不是只是来来回回并且持续进行的？例如，有些人甚至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怎么知道我是否带着我的预先理解和我自己对我将要发现的内容的偏见和假设来阅读一篇文本，我怎么知道当文本反驳时对我来说，当文本对我提出挑战时，如果我已经受到我的背景和偏见的影响，我怎么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因此，举例来说，考虑到伽达默尔的贡献，当我阅读圣经文本时，如果我选择阅读耶稣的一个寓言，或者如果我选择阅读保罗的一封信，那么文本可能会挑战例如，我自己的圣经文本可能会挑战我自己先入为主的个人主义观念。

我可能会从非常个人主义的角度来看圣经文本，特别是在21世纪，作为一个21世纪的美国中产阶级，我可能会带着我的个人主义假设来阅读圣经文本，我可能会尝试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文本。但接下来的文字可能会挑战我自己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作为一名读者，这可能会让我感到沮丧，因为我现在发现了一些挑战我信念的东西。

至少作为一名基督徒，希望我允许文本作为神的话语推翻并挑战它，并使我的视野或我的观点和我的理解与圣经文本的一致。我自己的解释中的一个例子可能会或可能不会准确地反映伽达默尔的方法正在发生的事情，但在最长的时间里，我阅读了像《以弗所书》第5章和第18节这样的文本。我从纯粹个人主义、个人、虔诚的角度阅读这篇文章。

正如作者所说，不要醉酒，酒会导致放荡，而要被圣灵充满。我倾向于以纯粹个人主义的方式来阅读这篇文章。这是关于作为一个基督徒个人，神灵充满了我，因此产生了文本的其余部分，产生了保罗认为进一步表明由圣灵控制或充满的生活的特征。

所以我用个人的、虔诚的、个人主义的术语来解读这句话，上帝的灵会充满我作为一个个体，并产生他想要的那种生活。然而，当我在以弗所书的更广阔背景下再次阅读这段文字时，我想知道我的观点是否太狭隘了。我开始考虑这样一个事实：也许《以弗所书》第5章第18节的观点更具团体性和公共性。

因此，被圣灵充满的命令是对整个团体、教会的命令，要成为上帝的圣殿，上帝居住在那里，并通过圣灵与他同在。因此，虽然这不一定排除个人经历和个人填充，但另一方面，保罗的重点可能更加公共。他将整个教会、基督的整个身体、整个团体视为神所充满的场所，将整个团体视为神所要充满的圣殿。

上帝将临在他的子民中间。因此，有时候，圣经文本可能会再次挑战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也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并看到一些令人惊讶的东西，挑战我们认为会在圣经文本中找到的东西。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在诠释学方面有影响力的人，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他对新约圣经的更广泛的神学和圣经理解可能更重要。

但我要谈的下一个是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他是另一位德国学者，特别是德国新约圣经学者，他生活于 1884 年至 1976 年。鲁道夫·布尔特曼是一位经常与所谓的存在主义解释学联系在一起的德国学者。再说一遍，我不想说话，花很多时间谈论布尔特曼。

但在某些方面，布尔特曼也为我们对诠释学的理解做出了贡献。布尔特曼更为人所知的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对观福音传统的历史》的作者，他在书中阐述了他对对观福音书与历史性关系的看法，以及他如何理解福音的发展传统。鲁道夫·布尔特曼可能是 20 世纪欧洲和北美最重要的新约圣经解释者之一。

他的影响力，无论是通过他的学生，还是通过他的写作和思想，仍然被广泛感受到。他还因撰写新约神学而闻名，从人类学的角度发展了新约神学的方法。但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他也对诠释学进行了写作和贡献。

我们要重点关注他的作品中的几个重要特征。首先，鲁道夫·布尔特曼是否强调预先理解？与我们在伽达默尔的著作中看到的类似，布尔特曼强调我们对圣经文本的理解取决于我们先前的理解。换句话说，不存在文本的客观中立观察者，相反，当我们看到文本时，会受到我们先前理解的影响。

“预设主义解释可能吗？”的文章中特别阐述了这一点。在你的会众中尝试一下。预设主义解释可能吗？当然，对于这个问题，布尔特曼的回答是否定的。布尔特曼的解释学似乎强调的第二件事是解释学是循环的。

理解和解释的过程是循环的。我们再次从我们的预先理解开始，就像我们在伽达默尔那里发现的那样。我们从我们的预先理解开始，并在与文本的对话中确认、拒绝或修改。

因此，在某些方面，布尔特曼对解释学的理解与伽达默尔类似，在某些方面，是解释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我们带着预先的理解来到文本，然后我们发现文本修改或挑战或拒绝它，然后对话继续。鲁道夫·布尔特曼诠释学的第三个特征是存在主义。

同样，鲁道夫·布尔特曼经常被视为并认同存在主义解释学。根据布尔特曼的说法，解释学的目标是与文本的存在主义相遇，在这里，布尔特曼通常被视为受到存在主义思想家马丁·海德格尔的影响，但他认为与文本的存在主义相遇是解释的主要目标。因此，人们会阅读一篇文本，目标是对文本中关于真实人类存在的可能性的看法持开放态度。

当时阅读文本的目的是体验对决定的呼唤和真实的存在。因此，出于这个原因，布尔特曼的解释学可以被描述为存在主义的。目标是与文本相遇，并呼吁做出决定和真实的人类存在。

关于布尔特曼解释学的第四个特征，也是我要提到的最后一个特征，是去神话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布尔特曼经历了一项对新约文本进行去神话化的计划。

对他来说，这意味着《圣经》，尤其是《新约》，坚持一种过时的、前科学的世界观，认为那里有恶魔、天使、神奇的治愈和复活等事物。

但在现代世界，我们不再相信这样的世界。我们不再生活在并经历这样的世界。再次，对他来说，几乎布尔特曼再次在信仰、宗教和上帝之间进行区分，在这个领域内看待历史，在因果和科学领域内看待世界，这忽略了任何超自然的东西。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经历天使，也不会经历复活和奇迹。那是一种前科学的、过时的世界观。但在我们的科学技术世界中，我们不再经历这些事情。

那么我们如何处理圣经呢？再次，根据布尔特曼的说法，我们以存在主义的方式解释新约。我们所做的是，我们必须剥去与这种过时的世界观相关的所有神话，这种世界观以奇迹、复活、天使和恶魔之类的东西为主。我们剥去神话来了解圣经文本的真正含义。

有些人把它比作剥去所有的外壳，直到你深入到真理的核心，根据布尔特曼的说法，这只是对真实存在的存在主义呼唤。因此，举例来说，当人们在福音书中读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时，我们不会将其理解为基督从死里实际复活。同样，这是过时世界观的一部分，我们不再参与和体验，因为这些事情根本不会发生。

但现在我们将复活的叙述视为剥去了神话的外壳。核心是，这只是对基督徒信仰的呼吁。因此，再次总结一下，我们无疑可以谈论其他一些人，但我试图简单地列举一些对解释学和诠释学产生更重要影响的人。

因此，总结我们对历史根源和历史对解释的影响的调查，再次回到弗朗西斯·培根和他的纯粹科学归纳推理，看看笛卡尔和他对人类、自主思想家以及人类推理和理性的强调因为有能力知道。约翰·洛克强调心灵是一块白板，从外部世界接收感官印象。然后是伊曼努尔·康德，他强调自主思考的自我，它是类别，我们通过头脑中已有的网格和类别来感知一切并了解事物。

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认为，在对纯粹理性的反应中，解释学的目标是揭示作者思想和作者的意图。汉斯·古尔·伽达默尔提出解释是视野融合的结果。我们与文本进行对话。

我们带着我们的预设、我们的倾向、我们的信念和偏见而来，并且我们与文本建立了对话关系。然后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也强调了预先理解和预设的重要性。脱离先前的理解就不可能发生任何理解，并且解释的目标是与文本的存在性相遇。

布尔特曼与存在主义解释学相关。在《新约》中，既然我们不能再相信这个充满天使、魔鬼、超自然、奇迹和复活的世界，我们的目标就是对文本进行去神话化，将这一切剥离出来，揭示意义的主要核心，即是对真实存在的呼唤以及

与文本的存在性相遇。那么，总结起来我们学到了什么？这些人的贡献以及对诠释学的历史根源和历史影响是什么？其中一些显然我们已经提到过，但只是回顾和总结。

第一，我将简要提及五件事。第一，这种方法的遗产之一可以在强调归纳法的解释学教科书或解释运动和圣经研究中看到。动作强调正确应用正确的解释方法，以便能够到达文本的含义，提取文本的正确含义。

此外，解释与我对文本含义的认识和理解之间存在直接关联。这和文本本身有直接的关联。因此，人类理性、逻辑思维、方法的正确应用、作为中立、客观观察者处理文本的能力是这些人的遗产之一，它们在许多方面仍然影响着我们今天解释学，当然也影响了无数人，特别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影响了无数圣经文本的解释者和无数解释学教科书。

这些人的第二个历史遗产是强调作者的意图，即解释的目标是揭示作者的意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被告知我们要尽可能地同情作者，设身处地为作者着想，尝试将自己置于圣经作者的处境中，以便我们了解作者的意图。打算沟通。这是一种理解作者以及作者试图传达的内容和意义的尝试。

虽然我们将看到，虽然大多数关于作者意图的讨论已经偏离了施莱尔马赫的心理学方法，但施莱尔马赫的遗产之一仍然是强调解释的目标是恢复作者的意图。对这些人对诠释学的一些根源和影响的历史调查的第三个影响是强调读者

作为自主的自我。尤其是从康德开始，甚至回到笛卡尔，现在在自我思考能力和自主思考者之间存在着分歧，自我思考能力提高了能力，而自主思考者则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意义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视角决定的。读者带到文本中的内容。

正如我们在某些方面所说的，这预示着现代以读者为导向的方法，例如读者回应批评，我们将在稍后的环节中讨论读者创造意义的问题。读者而不是作者，是感知甚至决定和创造文本意义的人。与此相关的第四个因素是，其中一些方法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遗产：没有人会毫无偏见地阅读文本。

与我刚才提到的前两点相反，尤其是第一点强调纯粹的归纳方法，即人们可以作为一个中立的客观观察者并掌握文本。相比之下，其中一些人强调，没有人以完全中立或客观的观察者的身份看待文本。我们都有自己的偏见、成见、背景、倾向、先前的理解、自己的信仰和经历，这些都会影响我们阅读文本的方式。

但也有一种假设认为，这不一定是坏事，或者不一定是坏事。事实上，某种程度上这是必要的。如果没有事先了解，你怎么能理解任何事情呢？如果你的头脑一片空白，一片空白，你怎么能希望理解任何事情呢？因此，人们认识到，没有人会带着偏见、成见、预先理解和先验影响来阅读文本。

但所有这些都影响我们阅读文本的方式。这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会因此不可避免地扭曲文本，或者这是否意味着不存在正确的含义，或者没有人能够希望得出文本的正确含义。我们稍后会处理这些问题。

但至少，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人是完全客观的中立观察者，但我们都将自己所谓的包袱带入文本中，影响了我们阅读文本的方式。最后，这种方法的第五个结果是认识到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对话。甚至你会发现许多福音派解释者也会谈论解释螺旋或解释螺旋，我们在其中与文本进行对话。

我们带着我们的问题和假设来到文本中，让文本对此提出挑战。然后我们继续接近文本并质疑它并允许它提出挑战。你甚至会看到一些福音派解释者，尽管他们使用的方式可能非常不同，但使用的是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概念。

但至少，解释并不是我们掌握文本并提取其含义的一次性事件，而是有时可能是一种持续的对话，我们不断发现文本的新事物。我现在想做的是换个方向，开始以不同的方法，但也以不同的批评作为标签来讨论解释方法或解释学方法。让我先从旁注开始。

当我们谈论批评时，在本课程的其余部分中，我们将讨论不同的批评，我们已经向您介绍了一种称为文本批评的批评，但我们将向您介绍一些其他批评，例如体裁批评或编辑批评、形式批评、历史批评，我们将在本次会议结束时开始

讨论这些问题。但我们将向您介绍几种不同的批评。重要的是要停下来并注意我们所说的批评的含义。

当我们谈论批评时，我们不一定以消极的方式使用这个术语，即对文本或神学信仰进行批评或判断。相反，我们以更积极的方式使用批评，为我们所持的立场提供有效的理由和合理的理由。也就是说，许多这些方法确实是在相当消极的批判性判断和消极假设的背景下出现的。

但与此同时，当脱离这些判断、这些负面假设和倾向时，许多批判方法论确实仍然有价值。因此，当我们使用“批评”这个词时，我们主要谈论的是为我们的信念提供理由，提供我们解释文本的理由，提供我们认为文本意味着这个而不是这个的原因。因此，批评的反义词不是虔诚，但在这个意义上，批评的反义词是轻信或天真，它们无法为人们为什么相信自己的方式提供理由。

所以只是关于我们如何使用批评的旁注。不要对此感到震惊或反感，但要认识到批评是一件好事，仅仅指为分析我们为什么解释文本并以我们的方式阅读它提供理由。话虽如此，让我们首先看看历史和以作者为中心的解釋学或圣经解释方法。

另一种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是，让我们看看主要在文本背后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建议解释关注文本产生的三个方面。这就是文本背后的作者和作者周围的环境。

二是文本本身，即解释在文本之内。第三个是关注读者，即接收文本或看着文本前面的人。所以这些是解释的主要焦点。

再次，无论从历史上还是逻辑上，诠释学似乎都经历了这三者。因此，我们将从第一个开始，即以作者和历史为导向的圣经解释方法，总的来说，主要寻求文本背后的内容。也就是说，询问关于作者的问题，主要是作者的意图，询问关于产生文本的历史环境的问题，询问关于历史作者的问题，对不起，历史读者，以及他们的情况，以及作者是怎样的试图通过生成本文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历史方法的重点是，它们位于文本背后。他们在很多方面着眼于历史上产生文本的力量。因此，我首先想开始讨论的是所谓的历史批判方法或解释的历史批判方法，它再次包含并通常主要关注作者的意图。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新约或旧约的历史批判方法与解释学中经常进行的解释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通常无非是检查一本圣经书的背景，检查作者是谁，检查情况，检查读者是谁，这本书的日期，地点，人们在书中发现的东西种类。大多数评论的介绍，或较旧的新约调查和介绍。这些类型的书籍处理这些类型的问题。

再说一次，日期、作者身份等。所以，如果我正在处理，我试图理解，或者我想解释并尝试理解耶利米书，我会询问作者是谁以及他的情况如何。我提出了

有关政治、宗教方面的时代和情况的问题，这些问题为耶利米书的写作创造了环境。

我会询问这本书的日期、写作时间、读者的情况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重构最有可能的背景和最初产生这本书的情况。它只是将这本书放在更广泛的历史背景中。

再说一次，我们已经这样做了很长时间，大多数评论，这似乎是评论的类型，从这类问题开始，将圣经书籍放在他们的背景中。或者再一次，旧约和新约调查对这些类型的问题进行了处理，广泛的处理。然而，历史批判方法不仅仅是对圣经书卷传统解释方法的总结，你可以在注释、新旧约介绍和调查等中找到这些方法，历史批判方法代表了一种解释圣经的方法，它是一种产品。启蒙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讲，强调人类的推理，强调人类的理性思维。

从历史角度解释圣经的方法带有许多假设和想法。通常，有时在早期，我不会使用这种语言，在早期的历史批判方法处理中，它通常被称为高级批评。你很少再找到这个术语了。

但如果你这样做，如果你遇到一部较旧的作品，他们谈论更高的批评，他们通常谈论历史批判方法论，并询问其中一些类型的问题，背景、历史和作者身份，等等。历史批判方法的发展被视为一种以历史为导向的解释圣经的方法，当它应用于圣经文本时，它带有许多假设和信念。我们将研究其中的一些。

然而，历史批判方法被视为早期解释圣经文本的一些更教条主义方法的结果，对圣经文本的更教条主义神学解读只是强化和重申神学传统和信仰。而现在，历史批判方法要求解释者将旧约和新约圣经视为历史进程的产物。因此，历史批评随后发展成为解释旧约和新约圣经文本的一种方式。

那么说圣经是历史性的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吗？真的有一群以色列人这样做吗？这是怎样的历史呢？一群以色列人真的跨过大海，以便他们可以行走干地吗？历史如何？因此，从一方面来说，它像研究任何其他文献一样研究圣经文本。那么几个原则，我现在想做的是讨论指导旧约和新约文本历史考察的几个原则。支配和指导旧约和新约历史批判方法的一些假设和原则是什么？首先，这听起来很像我们之前研究过的一些思想家，指导历史批判方法的第一个假设或原则是人类理性的优先性和常识的优先性。

对圣经文本的历史考察是按照人类理性进行的。也就是说，人类推理和常识过程能够在历史背景下解释、理解和解释圣经文本。例如，当一个人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这样的经文时，耶稣被视为他的诞生，是童贞女怀孕和诞生的产物，人类的推理和思维告诉我，这种事情不会发生。

处女不会怀孕和生孩子。因此，人类逻辑、人类推理是重要且重要的，并且在圣经文本的历史批判方法中具有优先权。第二个听起来也很像我们在上一节中研究过的一些思想家的思想是因果原理。

这是对旧约的历史性、原始历史批判方法的主要前提之一。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封闭的因果连续体中。也就是说，世界和历史按照自然系统、因果的机械系统运行。

每个事件都是在它之前发生的事件的背景下看待的，并且在它与所有其他事件的关系的背景下看待的。也就是说，每个事件都必须有一个自然的解释。显然，这意味着事件的进程不会受到超自然的干扰。

外部存在、神不能干预这些事件。但相反，所有事件都必须有一个自然的解释。事件不只是发生，而是有一个解释、因果关系。

从历史上看，它们有一个引发这些事件的原因。所以，再一次强调，红海不仅是为了让整个国家能够跨越而分开的。水不只是变成酒。

人们不只是从死里复活。生病的人不只是通过言语或触摸就能痊愈。因此，根据这种方法，我们必须为这些类型的事物找到其他解释。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尽管还有其他方法，其中一种方法被称为宗教历史方法，基本上，旧约圣经被简单地解读为古代世界其他宗教信仰和类似宗教现象的变体或版本。所以首先，人类的推理和思维优先。第二个主要预设是因果关系。

每一个事件都有其历史原因。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封闭的因果连续体中，因此奇迹必须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历史事务不可能有超自然的干预。

最后一个是类比原则或假设。这就是历史知识从已知走向未知。或者说，历史只是重演。

它是恒定的。当我研究历史事件时，假设过去发生的事情一定与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有相似之处。因此，只有与我自己的经历类似的事件，想必当时在我的技术科学时代，事件，只有与我现在的经历类似的事件才是真实的。

因此，当我检查历史事件的描述时，只有那些与我目前的经历有类比的事件才可以被相信是真实的。现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并不能完全排除一些独特的事件。例如，用美国历史上的一个例子，葛底斯堡战役，这是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的最著名的战役之一，也是内战中最著名的战役之一。

这只是一场战斗。这不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和战斗。但与此同时，我们确实知道历史上其他著名的战役，并且我们今天也经历过战争和战斗。

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发生在 1800 年代中期的宾夕法尼亚葛底斯堡之战可以被接受为真实的，因为我们今天有类似的情况。但今天我们没有看到人们从死里复活，也没有看到海洋被分开以便整个国家能够跨越。因此，类比原则是历史批判方法应用中的一个重要假设或原则。

现在，困难在于这仍然引发了有关独特事件的问题。许多历史批判方法不允许出现独特的、无与伦比的事件。正如一位翻译所说，生活在没有雪、没有结冰的环境中的人有权怀疑和否认冰山等事物的存在，因为没有精确的类比。

因此，历史批判方法不允许，没有空间容纳与任何其他事件没有平行或类比的独特事件。当我们在下一次会议中继续讨论历史批评时，我们将更多地研究历史批评方法，然后提出如何利用它来解释圣经的问题，将旧新约解释为单词神今天向他的子民。